

坐言起行录

ZUO YAN QI XING LV

张立波◎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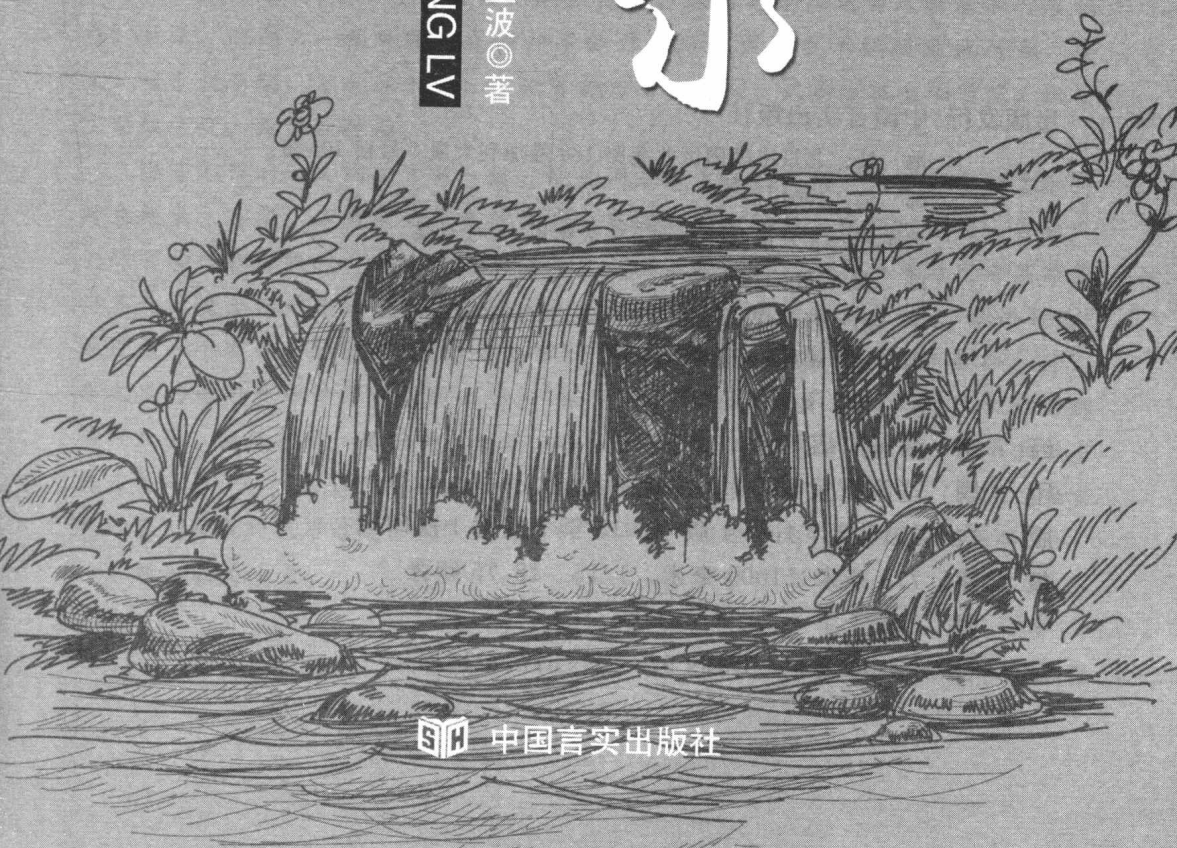


中国言实出版社

坐言起行录

ZUO YAN QI XING LV

张立波◎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坐言起行录 / 张立波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171 - 1414 - 7

I. ①坐…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3569 号

责任编辑: 周汉飞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8.75 印张

字 数 317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 - 7 - 5171 - 1414 - 7

序

博客最初流行时，我也有些着迷，每天坚持写点什么。感觉是写作的理由所在。写作时兴致勃勃，过后自己读着意犹未尽，一些朋友也时常留言点评，这些都是基本的动力。从2007年初开始，几乎每天都写一篇博文，一直坚持到2009年底。每到年末，都会欣然盘点一番，把有点意思和意义的博文汇编成册，这样，就有了《2007卷》、《2008卷》、《2009卷》。汇编时依据内容的相关性排序，舍去了具体的写作日期，博文的原初景象就只能在网上寻觅了。

每卷都曾打印若干，送给家人和朋友，反响之一即是“出书啊”，很是直白。现在三卷合一，取名《坐言起行录》，予以付印。这个命名最直接的缘由，是书中所叙写的，有20世纪前半期文人的言行及命运，也有自己的举止与反思；有对语言、思想和社会的感悟，也有对空灵虚幻的痴想；有调侃、讥讽和自我讥讽，也有希望、执着和努力。坐言起行，按照辞典的解释，坐能言，起能行，原指言论必须切实可行，后比喻说了就做。出自《荀子·性恶》：“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坐着言谈，起立行走，这些都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状态，然而，有那么一些时候，我们却不能自由地言说，更不能随意地行走，甚至，坐也坐不稳，站也站不直，遑论言与行了。那么，只要有机会和可能，就要主动地言说，果敢地行动。

坐言起行的近义词是言行一致，反义词是纸上谈兵，所有这些，都把言和行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未必能截然分开。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认为，在把人们的言和行相对照时，可以说他们仅仅在说而没做什么，但在把单纯思考某事和将其大声说出相对照时，说就是做。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话语行为”是说出一个有意义的语句，“话语施事行为”以作陈述、提疑问、下命令、作许诺之类的语句展现话语施事的力量，“话语施效行为”则是经由说些什么而达到某种效果，如使相信、使惊奇、劝服、制止，等等。对我这种以读书、写书和教书为业的人来说，言说和写作都属于言语行为，进而如何细分另当别论。这本《坐言起行录》所载的也不过是“言”述之“行”、“言”及之“行”，以及言即是行。

话语就是力量。

作者

2014年3月7日

目 录

2007 卷

第一辑.....	1
曼殊的孤旅.....	1
鲁迅的骂人.....	2
长虹的情事.....	4
西滢的闲话	5
语堂的檄文.....	7
仿吾的转型.....	9
木天的转向	11
衣萍的古庙	12
废名的讲义	14
地山的空灵	16
洵美的绚烂	17
景深的书话	19
丐尊的散文	20
朱湘的家书	23
生豪的情书	25
荫麟的高度	27
唐弢的修养	29
蛰存的散文	30
自清的标尺	32
梦家的变化	34
周文的卑微	36
第二辑	38
纯粹	38
缩略语	39

形容词	40
文章三度 (1)	41
文章三度 (2)	42
读物四种	42
文论的读法	43
“懂”的层次	44
哲学 VS. 女人	45
作家 PK 评论家	46
很成问题的哲学	47
那些伟大的哲学著述	48
以西游记为背景	49
民国时期的课文	50
中国/西方	51
民族/世界	52
形式/内容	53
或许/或许	56
左/右	56
捉襟见肘的革命	57
“恶搞”的道路	59
第三辑	61
me→You: 第二人称叙述	61
626 路	61
下午四点到六点	63
愤愤不平	64
蓝色梦想	66
文字的情绪	67
写作的意义	68
讨论的旨趣	69
恰当的职业	70
体育的疏离	71
记忆, 以闻中为例	73
教师节, 忆起中学老师的面貌	76
To Share With Somebody	78
活在自己的文字里	79
照顾自己	80



第四辑	82
开题报告	82
从夷到洋	83
自以为是	84
恼人的整理	85
洗的人生	86
静的哲学	88
历史的期待	89
《读书》的换帅	91
李白古惑一把又何妨	92
在中学语文课本“变脸”的背后	93
义举的风险	95
多余的管理办法	96
末日的惶惑	98
最后一天	100

2008 卷

第一辑	103
春暖好读书	103
新文学的气度	104
达夫的孤独	105
和达夫的距离	106
郭沫若的《女神》	108
庐隐的幽怨	109
修辞学	110
杂文	113
写真实	117
普遍性与特殊性	117
主观战斗精神	119
立场与世界观	120
学习与改造	122
时间开始了	124
三十万言书	126
艾教员	128



柯仲平·····	129
赵树理·····	131
第二辑·····	133
制造新词·····	133
词的大小·····	133
你我他（她）·····	135
懒得还原·····	136
阳光里的聊天·····	138
词的介入·····	140
言谈即历史·····	140
无言的信赖·····	141
闲谈《色戒》·····	142
且说《苹果》·····	143
没有结论的结论·····	145
故事与人生·····	146
结构自在·····	147
淡如的《人间词话》·····	148
不经意间的光辉·····	150
第三辑·····	151
天天读书·····	151
阅读经典·····	152
读书，这本或者那本·····	154
封面·····	155
朱弦三叹·····	156
抵制阅读·····	157
翻来覆去的阅读·····	158
语文的重要·····	158
写作的现代性·····	160
字词句·····	161
驱逐著者·····	162
标题的滞后与前瞻·····	162
时代像列车一样·····	163
四十而不惑·····	164
洋节 vs 传统节日·····	165
世界语·····	167

英语单词·····	168
邓晓芒的翻译观·····	170
第四辑·····	172
给一个新生的建议·····	172
额外的总结·····	174
哲学与深刻·····	175
理由在别处·····	178
“懂”的真谛·····	179
导师与学统·····	181
词与概念·····	182
倒叙与生活·····	184
注释与人生·····	185
科学与文学·····	186
异彩纷呈·····	188
珍惜人生·····	189
相信光明·····	191
回答问题·····	193

2009 卷

第一辑·····	195
天气真好·····	195
Awaken ·····	197
Grasp ·····	198
“升班”与社会主义·····	200
“旗帜鲜明”的源出·····	201
《共产党宣言》第一句的中译·····	202
《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中译·····	203
小学老师·····	205
解构炎热·····	207
帮女儿作诗·····	209
女儿的想法·····	211
童年的消逝·····	213
第二辑·····	215
发现、发明与发展·····	215



哲学家、哲学专家和哲学工作者·····	216
回答问题：什么是历史·····	217
回答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他·····	219
解释比喻：马克思对哲学的态度·····	222
“专业文献”课程·····	224
师生合作·····	226
论文指导·····	228
论文评议·····	229
翻译问题·····	231
引用问题·····	233
结尾问题·····	234
婚姻问题·····	235
第三辑·····	237
一本简单的书·····	237
用最笨的办法读书·····	241
《动物农庄》·····	244
《随园诗话》·····	245
《鲁拜集》·····	247
《衡哲散文集》·····	249
读后感·····	250
Go to the bed ·····	251
歌曲的性别政治·····	253
纪念海子·····	255
纪念陈琳·····	257
徐志摩的年谱·····	259
一篇硕士论文的读后感·····	262
第四辑·····	265
闻喜方言·····	265
遥远的地方·····	267
贾君鹏的故事·····	268
作为及其资格·····	269
笔名及其论证·····	271
真相及其不明·····	273
承认与尊严·····	275
老师的地位·····	276

精神病人..... 278

量与质..... 280

“被”字句..... 281

“那么”和“那”..... 283

谢谢，没关系..... 284

去家乡之路（代后记）..... 286

2007 卷

第一辑

曼殊的孤旅

苏曼殊这个名字我很早就知道。第一次看到这三个字，觉得怪怪的，涩涩的，就想这人一定很懂风情，不是一般地懂，是特别地懂，不是常规意义上那种懂，是特殊的那种懂。他懂的自然也不是一般的风情。

苏曼殊十二岁初入佛门，后来几度出入。有诗自云：“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但斩断尘缘俗念何其艰难，他终究不能彻底弃情灭智。

十六七岁时，苏曼殊和号称“中华中兴第一人”的冯自由最为要好。对梁启超谈《昭明文选》的读后感时，曼殊慷慨陈辞：“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荆轲！”参加留日学生进步组织，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归国后又在上海从事革命宣传，一度打算刺杀南海康有为，辛亥后宣言讨袁，始终如一地专注革命。有诗自云：“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苏曼殊一生爱过的女子，当有那么几位吧。“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在清民之际的译坛上，严复、林纾之外，苏曼殊占有重要地位。严复功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林纾致力于小说的翻译，苏曼殊侧重诗的译介，中西诗互译是他的主要成就。他率先把拜伦引入中国，用的是中国古体诗的体式，古朴雅



奥。郁达夫说：“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陈独秀是苏曼殊的好友。他说：“曼殊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真是所谓天才。他从小没有好好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程度实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诗，但太炎也不曾好好儿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爱读的诗，不管是古人的，是现代的，天天拿来读。读了这许多东西以后，诗境便天天的进步了。所以照曼殊的历史讲起来，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他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

成佛不能，革命不成。他很热烈地追求过，他一直在热烈地追求。然而红尘滚滚，他始终没有沉落下来，他一直飘拂着，漂浮着，直到飘零。若说他是天才，也不过是心灵和情感都过于脆弱的天才。1918年5月2日下午四时，苏曼殊逝世于广慈医院，终年三十五岁。刘半农在《悼曼殊》中写道：“只此一个和尚/百千人看了，化作百千个样子/我说他可怜，只是我的眼光/却不知道他究竟可怜不可怜。”

苏曼殊。第一次看到这名字，我就觉得，我很久以前就见过的了。这个人，我一定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鲁迅的骂人

鲁迅“骂人”与“被骂”，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单是房向东先生，就撰有《鲁迅与他“骂”过的人》、《鲁迅：最受诬蔑的人》、《“骂”人与被“骂”——鲁迅生前身后事》等。他2007年1月出版的书，题为《关于鲁迅的辩护词》，显然，他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房先生的学问做得很踏实，这是特别要说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学问比思想的地位高，各种各样的学问层出不穷，房先生的这门学问，或可称作鲁迅“骂学”。我认真读了《“骂”人与被“骂”——鲁迅生前身后事》，感觉有文本依据，有历史分析，条分缕析，勾勒出了鲁迅“骂学”的框架，包括类型、性质、时代背景、历史意义，等等。建议对这门学问感兴趣的朋友，都来看看这本书。

我很欣赏房先生所做的工作，做学问就得这样做。在欣赏之余，却又总觉得有些不对头的地方。

“实骂”与“虚骂”，是房先生做的一个分类。所谓“实骂”，就是针对具体的人事，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所谓“虚骂”，是指抓住当时的某人某事，借题

发挥。鲁迅的“实骂”中，也含有“虚骂”的成分，也就是说，把“实骂”的对象当作一个标本，虚指了“实骂”对象们所代表的、所象征的人物。房先生要求读者跳出困囿于“实骂”的误区，跳出个别看到一般。他还从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做序言中找到了“前见”，又引王得后等人的观点为同道。房先生认为，鲁迅的“骂人”，有骂对的，有稍感过火的，有误会的等等，这些都不重要。那什么重要呢？房先生说了，它的意义就在于“实骂”中包含着“虚骂”的成分，即使是纯粹的“实骂”部分，也将被历史虚化。鲁迅留给我们的，是超越个别的一般和超越具体的抽象，鲁迅的价值，在于他的“骂人”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原型，即“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这些分析和概括都头头是道，遗憾的是，正是在这样的分析中，那些被误骂、“过火”骂的人，都做了不明不白的材料。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为了成就“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他们被“骂”得其所呢？

“不只是鲁迅在骂”，是房先生的一个考证。他寥寥几语，开列出一个名单，如梁实秋、沈从文、高长虹、冯乃超，都是东骂西骂。不只是鲁迅在骂，也不都是鲁迅首先开骂。只不过我们这些后来者容易看到鲁迅的书，客观上感觉只有鲁迅在那里抨击这个、抨击那个。房先生的这个考证是事实，不过不能用来证明鲁迅“骂”得应该，“骂”得正确。

房先生不同意把鲁迅杂文视作“骂人文选”，认为在其百万字的杂文作品中，“骂”了人或涉及“骂人”的，充其量只占百分之一二。他也考证出，鲁迅点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这个数字应该说比较可观了。房先生不能不承认鲁迅的“多疑”，同时又一再表明，鲁迅是不设防的、单纯的；他把鲁迅的“多疑”归咎于社会的险恶，又说这种“多疑”也就是怀疑精神；他赞誉鲁迅宽容于应当宽容之时，“刻毒”于应当“刻毒”之处，结论是：鲁迅终归是一个理性健全的伟人。

我很赞同房先生的一些观点，如“一个人若干年后好的言行，不能证明若干年前他的坏的言行是正确的；一个人若干年后坏的言行，也不能证明他若干年前好的言行是错误的”。不过，房先生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他对鲁迅是过于理解、过于爱护了。而这种理解，不是建立在对鲁迅“骂人”意图的信赖上，就是立足于对其伟大意义的肯定上。一旦鲁迅的“骂人”被指认为“文明的批判”和“文化的批判”，那么，再多的考证，也不过是补充说明这个性质罢了。那些“回骂”鲁迅的人，自然是斤斤计较，或者不懂得鲁迅“骂人”的真实用意和伟大意义，或者心地恶毒了——梁实秋若聪明，就不该“回骂”；苏雪林若明智，就该赞誉鲁迅不是“实骂”是“虚骂”，自己不过有幸作了引题而已。

被鲁迅骂了也就骂了，千万别“回骂”。这就是读过房向东著作后的揪心感想。



长虹的情事

知道高长虹这个名字应该是在最近几年。他是山西人，我也是山西人，所以就多了几分注意。说实在的，老乡一词在我，主要是提示了生我养我的那种环境，地理的，人文的。尽管我十八岁以后很少再回到那种环境里去了，且无意返乡养老，但故乡毕竟是故乡。山西很大，长虹老家在中部，我老家在南部，长虹是民国时期的文人，我刚刚人到中年，这样说来，我对于长虹的评价，当和老乡没有什么关系。长虹在新文学史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专家们的事情。我说说他的感情问题吧。

含蓄的国人都知道，所谓感情问题，就是爱情问题。之所以说是感情问题而非感情生活，就是说，长虹在感情方面发生了问题，或者说，感情对长虹来说成了问题，大大的问题，左右其后来命运的问题。

长虹是新青年，新青年追求爱情是天经地义的，什么反抗封建家庭啦，追求个性自由啦，这样的故事我们听说过太多太多。长虹很不幸，他追求了半天，只落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骂名。

首先是石评梅。据长虹自己说，他从知道世间有石评梅的时候“便爱上了她”，第一次见面“他相信他是失败了”，第二次见面“一切都完了”。长虹还是为石评梅创作了大量作品。1925年3月5日，高君宇猝然去世，石评梅以未亡人的身份将自己的名字“刊”在墓碑上，依然不理长虹，用鲁迅的话说，不理长虹“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

长虹还为冰心创作了大量作品。据现有资料，长虹只是1927年春天在北京和冰心见过一面，提出以《红心》为名合办刊物，冰心没有同意。长虹只好独自创办了《长虹周刊》。

长虹和鲁迅的龃龉，主要是因为许广平。许广平写信购买长虹诗集《精神与爱之女神》，长虹很是得意，彼此间有过几次书信往来。后来，长虹在鲁迅处看到许广平。再后来，就是“月亮风波”。沸沸扬扬的“流言”里说，长虹写了一首诗，以太阳自比，说许广平是月亮，鲁迅是夜。鲁迅的气愤可想而知了。

后来的评论者说长虹喜欢想入非非。石评梅是谁，冰心是谁，许广平又是何等人也，长虹居然打起她们的主意，岂不荒唐可笑？这样的女子，长虹连看都没有资格看一眼，怎能生出爱意，还敢洋洋洒洒地作诗发表？！这岂不是对这些女子的侮辱，连带着自取其辱？！特别是，他竟敢与中国的第二个“圣人”鲁迅争夺爱人并借作品进行攻击，能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长虹是否想入非非有待史家考证，从他的文章里，倒是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他写《狂飙之歌》，就是希望作出中国的“查拉图斯屈拉这样说”。他知道自



己“够多么狂妄”。他的第一部诗集《精神与爱之女神》，序言中自比为“骆驼”：“我是一只骆驼，我的快乐只有负重。我的希望，只有更大的负重。”这个意象显然来自尼采的“查拉图斯屈拉”：“负重的精神负载了这些最重的重负：如同骆驼负着重走，向着沙漠奔走，精神也向着它自己的沙漠奔走。”

尼采对鲁迅的影响也是无可置疑的。汪晖说：“鲁迅终其一生都保留着对尼采的兴趣，那种深刻的孤独感、人生悲剧感和大破坏、大愤激、大轻蔑的情绪方式，久久地萦绕在鲁迅的灵魂深处，使人仿佛听到了尼采的遥远的回声。”鲁迅那具有遗嘱性质的《死后》里，也有“超人”的影子。

鲁迅和长虹一度的密切合作，或可缘于对尼采的喜爱，最终分道扬镳，也是因为尼采。《读书》2002年第7期有篇文章说，尼采有温和的和强横的之分。所谓温和，大体是崇尚个性独立自由，发扬文化，尊崇创造，因此不免带有反抗性的一派；而强横，则是崇尚强权、强人、强暴的一派。是否可以说鲁迅属于温和的尼采，长虹属于强横的尼采呢？或者说，他们彼此欣赏的是对万恶社会的强横，当强横在他们之间出现时，决裂就不可避免了。

西滢的闲话

读过《华盖集》与《华盖集续编》的读者，都不会对陈西滢这个名字感到陌生。1924年在胡适的支持下，西滢和徐志摩、王世杰等共创《现代评论》杂志，并主编该刊《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内容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多为有感而发，针砭社会弊端，抨击黑暗政治。鲁迅对西滢的闲话不以为然，先后写了三篇《并非闲话》及二十篇杂文。我心目中的西滢，是那个胆敢和鲁迅作对的小人，只是对他的作品，几乎不曾读过，也没有觉得有读的必要。前些天看到《西滢闲话》，终于静下心来，细细读过。出于深化理解的考虑，又找来鲁迅和西滢论战的文章，一一读过。

单纯看西滢的文章，应当说，他是优雅的，深刻的，慢条斯理的。文字平实而随和，却又不乏真挚的情感。他对人对事，极其理性，一是一，二是二。他一面谴责英日兵警对中国人民的野蛮屠杀，一面又主张对帝国主义只能据理力争；一面批评北洋政府，一面又指责学生领袖的正义行动。他不认为真理一定在多数人手中，也不认为少数人就一定是先知先觉；他嘲弄国人只晓得大喊着“该打”围住外国人，决计不肯真动洋人分毫，却又不主战，为的是实力相差如此之大，他怕那战的结果真的是我们一个人也没的剩了。这样，就和激进分子拉开了距离。他指责那些没完没了的募捐，抨击那些宣扬国学无敌的旧派书生，甚至在一个世纪前就提出了生育的优化。按照阎晶明的说法，陈西滢的确过于“理智”，由此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



“绅士”。在我看来，西滢的这种理智两头不讨好，远不如今天的经济学家聪明，这个说“官员是改革的最大受损者”，那个说“鼓起勇气为富人说话”。西滢的立场，是没有立场的立场，也就是没有自觉的阶级立场，这样，他就只能是孤胆文人了。

西滢对中国人深恶痛绝，说中国人只有利害，没有是非。中国人的重视物质，是其他民族无可匹敌的，中国人却总是为精神文明而自负。又说中国人也真没有出息，替外国人办事，能力比外国人还高，替中国人办事呢，什么也不行了。他批评说：“中国人的大错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他们以为外国人胜过我们的就是在物质方面，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及别人。”他又说：“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

当医生误割了梁启超并无病变的右肾后，人们对医院和医生群起谴责，西滢写了《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批评一些国人把对中医的信仰移在西医的身上，好像外国医生都是活神仙。其实，梁启超的死除了庸医的误诊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把西医诊断的科学性看得太绝对了，而把中医的诊断统统视为“阴阳五行的瞎猜”。西滢以为，医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医生出于科学的缘由，也会拿病人做试验品；病人是医生的饭碗，若疾病绝迹了，医生们也就没有饭吃了。所以医生的厉害和病人的厉害是成反比的。西滢批评说，信神的人求了一个仙方，吃好了是神灵的应验，吃死了则是命中注定，同样，医生医好病是他的手术高明，医死了则说病人得了不治之症。

西滢有时是很有高度和深度的。譬如，他并不主张完全不读线装书，他说：“将来你的新路筑成之后，尽可以回头赏鉴那旧园里的风物。”他还说，会做文章的人，不一定要读破万卷书。生活是书，人情是书，自然也是书。有人问他有没有好的世界文学史，他回答说未曾看见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史，近期也没有希望看到。所有的世界文学史，都只是欧美那一支。

西滢评价冰心的小说时说：“《超人》里大部分的小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他对郁达夫的评论也很有趣，说他的一篇文字开始时，我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才开始，收尾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到那时就结束，因为在开始以前，在结束以后，我们知道还是有许多同样的情调，作者完全可以不断地写下去。所以有一次郁达夫把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发表了，读者也不觉得有什么缺憾。有时他想写一个有力的结束，像《沉沦》，读者反倒感觉非常的不自然。

作为鲁迅的第一个论敌，西滢和鲁迅的结怨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他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又说：